

何满子

叶君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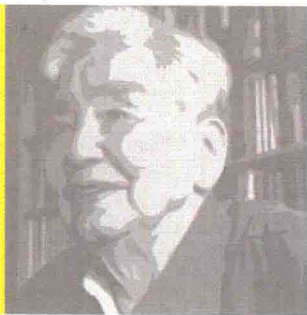
何满子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前朝杂话

谈古说片

何满子



何以

前朝杂话

何满子

谈古说片

叶君 主编 何满子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前朝杂话:何满子谈古说片/何满子著;叶君主
编.--2版.--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18.2
ISBN 978-7-5317-3949-4

I.①前… II.①何…②叶… III.①杂文集-中国
-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64753号

前朝杂话:何满子谈古说片

Qianchao Zahu Hemanzi Tangu Shuopian

作者/何满子

主编/叶君

责任编辑/王学刚

装帧设计/费文亮
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址/www.bfwy.com

邮编/150080

经销/新华书店

地址/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
印刷/哈尔滨汇鑫天勤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/880×1230 1/32

字数/137千

印张/10

版次/2018年2月第2版

印次/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/ISBN 978-7-5317-3949-4

定价/56.90元

- 明初的酷刑 / 1
- 皇帝的声口 / 3
- 朱元璋对文人的仇视情结 / 6
- 明初的日本国书 / 9
- 县令读破句滥刑 / 12
- 超级风派阮大铖之死 / 14
- 慈禧“明年吉庆”的滑稽剧 / 17
- 门包和王爷的禁令 / 19
- 清宫戏中京都现形 / 22
- 试官媚权贵 / 25
- 胡雪岩与西门庆 / 27
- 清末大员对外情的愚昧 / 30
- 晚清的裙带政治 / 32
- 张之洞不上军机处台阶 / 35
- 两个最懂儒学精髓的皇帝 / 37
- 清谈皇帝 / 42

- 嵇康必死之道 / 47
- 阮籍在两性关系上的风采 / 51
- 谢安与王导的区别 / 55
- 谢安的鼻子 / 61
- 李固与太学诸生 / 66
- 陈蕃之死 / 70
- 范滂的人品 / 74
- 郭泰现象 / 78
- 清议的句号人物孔融 / 82
- 何晏的学问、清谈和服药 / 86
- 第一个清谈名士之死 / 90
- 王弼的身世和学术成就 / 94
- 夏侯玄的风骨 / 98
- 清谈名士世家的阮氏诸人物 / 102
- 向秀——嵇康的密友和配角 / 106

- 刘伶的著作是喝酒 / 110
- 披着老庄外衣的名士山涛 / 114
- 王戎“俗物”，偏恋清誉 / 118
- 简文帝的“远体” / 122
- 清谈和尚支遁 / 127
- 曹操的好色和曹魏闺风 / 133
- 西晋两皇后丑事与名教的沦落 / 136
- 唾面自干与自唾其面 / 139
- 由溥仪旧居想起伪满皇宫 / 142
- 清初叛徒和金华屠城 / 148
- 沈既济 / 151
- 李固生涯的三个回合和汉末名士倜傥之风的滋长 / 159
- 陈蕃的性格 / 163

李膺与党锢案第一阶段 / 167

第二次党锢案与李膺之死 / 171

大灾难及杜密的自杀 / 175

范滂的慷慨赴死与岑晷的狼狈逃窜 / 179

郭泰的交游 / 183

名士中的“纯儒”的一翼 / 187

名士薰莸 / 191

张俭事件和名士的义侠之风 / 195

许劭的知人和范冉的孤介 / 199

何晏与奥迭普斯情结 / 203

早夭的天才王弼，顺便谈早夭的多情种子荀粲 / 207

夏侯玄以名重致患 / 211

嵇康之死结束了正始之风 / 215

嵇康的才高与“识寡” / 219

- 阮籍的悲剧深度 / 223
- 王衍的“清高”及其他 / 227
- 王衍的姿容和品题人物之谬 / 231
- 乐广的清谈路数 / 235
- 乐广“名教”的言与行 / 240
- 不争气的清谈名士殷浩 / 245
- 谢安超人的镇定 / 251
- 谢道韞 / 256
- 千古一大谜 / 272
- 直不疑的品行与时尚 / 275
- 圯上进履的翻版 / 278
- 中国最早的相思病例医案 / 281
-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过渡人物 / 284

孔融案株连二子的不同记载 / 287

曹操与杨修 / 290

道教拉隔壁亲眷认宗老子 / 293

老庄不同 / 296

儒家的道，素王与真王 / 299

孔子升格为第一把手 / 302

三教鼎立始于唐 / 305

两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儒 / 308

明初的酷刑

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多有严刑酷法，相传约有“炮烙”“蛊池”。前者是以火柱烤人，后者是将人投入毒蛇坑。古史邈远，难以究诘。周秦至汉的惨刑是“鼎烹”，即地狱里的“下油锅”。

至于吕雉虐杀汉高祖的宠妃戚姬，剜眼截肢，名曰“人彘”，那是妒毒的私人报复，不是堂堂正正的律法，算不得数。其他如开膛剜心、五马分尸之类的，也都是不载入律令条例，只能算是胡作非为的“土政策”。

见诸史载而又公开进行严同法令的，当以武则天时周兴、来俊臣之流的酷刑最为吓人。据《唐书》，其酷法“定百脉”“突地吼”“死猪愁”“求破家”“反是实”等名号。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，谓之“凤凰晒翅”；或以物绊其腰，引枷向前，谓之“驴驹拔橛”；或使跪捧枷，累臂其上，谓之“仙人献果”；或使立高木，引枷尾向后，谓之“玉女登梯”……名目花样之多而奇，古今相拟，大概只有解放前中美合作所的酷刑可以与之相比。不过现代特务的酷刑是见不得人的，秘密的；古代的暴君酷吏们则是堂而皇之的肆虐而已。

中古以后见于律条的最残酷的处死法是“凌迟”，俗

称千刀万剐，将犯人一块一块地零剁碎割。这种刑法就够吓人了，明朝的处死法更奇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浙东乡间至今对恨入骨髓的人咒骂曰“你这个剥皮揸草的”，就是明朝极刑的一种，至今尚留于口语，可见那“圣泽”之深。

但剥皮揸草还不算是惨刑之最，明初的某些惨刑，不但目睹者将魂飞魄散，就连听的人也要毛骨悚然，有心脏病的人受不了。沈文《圣君初政记》（圣君就是太祖朱元璋）载：

国初重辟，凌迟处死外，有“刷洗”：裸置铁床，沃以沸汤，以铁帚刷去皮肉；有“褻令”：以钩钩脊悬之；有“称竿”：缚置竿梢，彼末悬石称之；有“抽肠”：亦挂架上，以钩入谷道钩肠出，却放彼端石，尸起肠出……凡以上，大憝之辟也。

引者也抄得心悸手软，只好略去了些。凡是劝善书《玉历至宝钞》之类所宣扬的十殿阎王、十八层地狱里的刑罚，可谓无所不有。真不知是人从地狱里取来的经，还是地狱是按人间酷刑描写的，盛暑读之，可出一身冷汗。

比起这位开国圣君来，张献忠可说是太仁慈太缺乏想象力了，他不过喀嚓一刀，结果了人的性命。但一个被颂为“圣君”，一个被斥为“贼寇”，真是时也，命也，运也。

皇帝的声口

上回谈到朱元璋做皇帝前，曾过太平府不惹庵题诗，据嘉靖间人王文禄《龙兴慈记》，说他闻之于母亲，母亲又闻之于外祖明初人陆源，这首诗为：“腰间宝刀血星星，杀尽南蛮百万兵。老僧不识英雄汉，只管叨叨问姓名。”这首诗虽然不佳，但恐怕还是经过后人润色过的。朱元璋传下来的诗，也大都是文臣代庖或经文臣修改过的。看来只有夏原吉《一统肇基录》中记朱元璋进攻陈友谅，舟行至长江小孤山，遇风，将士说应祭小姑神，朱元璋不肯，作诗一首，这首诗较近于真实。诗曰：“大孤过了小孤过，风波迎船奈尔何。丈夫自有凌霄志，谁肯低头拜老婆。”其声口颇像是出之于大老粗。

一个人当了皇帝，就自认为是天纵之圣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该会。能不能作诗本来无关宏旨，可是愈是不通文墨的便愈要附庸风雅。习惯的方法是用一些豪言壮语来显示他的出口不凡，睥睨古今。左右臣下少不得要把他捧为出口成章的天才，越传越玄，一个粗通文墨的皇帝便被渲染成锦心绣口；至于会两下子的如康熙、乾隆之流，就被捧成戴皇冠的李杜了。

由此想起舞台上历史剧中的人物语言，倘是皇帝出场，

总是开口一个“朕”，闭口一个“卿”，文质彬彬，简直就是高文曲册里的句子，其实满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旧戏里有程式化的动作配合，倒有某种格调上的统一，不很刺耳，新式的话剧、影视剧也来这一套，就和生活化的情节很不协调，令人感到别扭了。事实上，九五之尊的皇帝，日常讲话也同平民一样，不是拿文言文讲稿照念的。明初笔记里有通篇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口谕，真实得有如现代的录音。这里随便捡刘仲谿《遇恩录》中所记得的开首几段抄引如下，请读者看看当时的皇帝是怎么说话的：

洪武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早，仲谿、胡伯机于奉天门见。钦蒙圣旨：“到歇处去，每日来见。”十六日早朝奉天门，钦蒙圣旨：“你叔叔的儿子着他快完了图来见。章三益有甚么人？”（回奏：“有子。”）圣旨：“你明年带得来。叶景渊家有甚么人，你去寻问，有人时与他带来。”圣旨：“你如今年年来见，我各人与你钞一百锭做盘缠回去。”……

十七日早朝谢恩奉天门，宣谕：“你如回去，寻师问友，但是有见识的人，师问于他。你学得高了，人皆师问于你。便不做官也高尚了。你每父亲都是志气的人，说的言语都说得是人都听他。那时与我安了一方，至有今日我的子孙享无穷天下，你老子的子孙享无穷爵禄。男子汉家学便学似父亲样做一个人，休要歪歪搭搭的过了一世……”

刘仲谿是刘基的次子，“圣旨”中提到的章三益，即章益，叶景渊即叶琛。全篇三千余言，皇帝全说的是大白话，谈话对象又是儒士，可知当时皇帝的真实声口如此。

朱元璋对文人的仇视情结

明末张献忠杀知识分子的事，明末清初的笔记里曾大肆渲染，如用标杆量读书人，过高过矮都要杀掉之类，已近乎天方夜谭。《明史》本传有张献忠“诡开科取士，集于青羊宫，尽杀之，笔墨成丘冢”之说，也大抵是据传闻诋毁之词载笔，反正委“败寇”以罪戾是无人会来追究的。以情理推之，张献忠后期见大势已去，以农村无产者的报复心和破坏性，人是杀了一些的；以农村无产者的嫉妒心理，自己出身贫困，没有受教育的机会，对有钱受教育的士子有潜在的反感，报复起来集忿于知识分子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以这点来说，这个摧毁了大明江山的最后一个“渠寇”，其实正是仿效了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行径。朱元璋坐稳了江山还要无谓地迫害知识分子，其罪恶较“流寇”尤甚。

历史上以残害知识分子著名的，第一位是秦始皇。但他的焚书坑儒，是为了剿灭六国孑遗的上层人物及其文化代表，要四海的意识统一于秦，有其政治目的。清朝康、雍、乾三朝大兴文字狱，主要是因为要镇服汉人的反清意识。两者都有政治目的，虽然残暴而且难逃历史罪责，但从统治集团的利益讲还有话可说。朱元璋则既不是怕人造

反，也无了不得的政治目的，纯粹由于个人的憎怒，一种出自流氓无产者嫉妒的狭隘报复心理。

只要翻一下《明史·文苑传》，即可见明初被朱元璋杀害的文人之多为历代罕见。诗人高启因文祸被腰斩，与高启并称“四杰”的杨基死于徙流的工场，张羽窜岭南投水自杀，徐贲下狱瘐死，与高启并称“十才子”的谢肃被杀，此外还有苏伯衡、傅恕、王彝、张孟兼、杜寅被杀，孙贲、王绂、张宣充军，王蒙、王洪瘐死，戴良自杀，连开国功臣刘基也不明不白被毒死，宋濂由于皇后和太子的力救才逃了命，但据前七子之一徐祯卿的《翦胜野闻》载，仍然杀了宋濂的儿子宋茗和孙子宋慎。

徐一夔在《文苑传》中没有讲朱元璋曾经要杀他，但《翦胜野闻》记有一段常为人传诵的笑话式的故事：

太祖多疑，每虑人侮己。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尝作贺表上，其词有云“光天之下”，又云“天生圣人，为世作则”。帝览之大怒曰：“腐儒乃如此侮朕耶！‘生’者僧也，以我从释氏也；‘生’则摩顶之谓矣；‘则’字近贼。”罪坐不敬，命改斩之。礼臣大惧，因上请曰：愚懵不知忌讳……

是否被开恩饶了命不知道，但此人即使活了下来，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是肯定的。

《翦胜野闻》还有记袁凯故事一则，更可见朱元璋以喜怒折磨文臣的恶作剧：

狱有疑囚，太祖欲杀之，太子争不可。御史袁凯侍，上顾谓凯曰：“朕与太子之论何如？”凯顿首进曰：“陛下欲杀之，法之正也；太子欲宥之，心之慈也。”帝以凯持两端，下狱。三日不食，出之，遂佯狂病癫，拾啖污秽。帝曰：“吾闻癫者不肤挠。”乃命以木锥锥凯……

后来，袁凯被释放，还把自己捆在床榻上，表示服罪。皇帝也确实不断在侦察他的举动。所有这些迫害近于恶作剧，既与政治利害无关，也无文化统治上的必要，纯然由于嫉忌知识分子的仇视情结而戏弄权威。